



崇  
安  
县  
文  
史  
资  
料

第 三 辑



# 崇安县文史资料

第三辑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 
福建省崇安委员会文史办公室编  
一九八三年六月

# 崇安县城全景



郑云摄 1983年5月

## 崇安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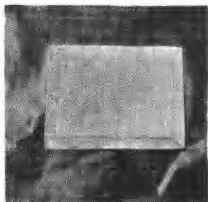
项南

一九八一年十月二十一日

|   |   |   |   |   |   |
|---|---|---|---|---|---|
| 武 | 夷 | 天 | 下 | 称 | 奇 |
| 大 | 安 | 永 | 志 | 勿 | 忘 |
| 赤 | 石 | 人 | 生 | 价 | 值 |
| 崇 | 安 | 无 | 限 | 风 | 光 |

# 汉城遗址出土文物

汉城出土铺地砖



福林岗一号汉墓陶器



汉城出土排水管



汉城出土“万岁”瓦当



汉城出土铁器

# 崇安县文史资料

## 目 录 第 三 辑

1983年6月

---

记战斗在武夷山区的一支抗日游击队…………… ( 1 )

闽北三年游击战的片断回忆…………… ( 10 )

崇安县城工部与崇安城的解放…………… ( 13 )

明笋无税的斗争…………… ( 20 )

---

城村汉城遗址…………… ( 22 )

崇安史料拾零…………… ( 26 )

朱松墓…………… ( 28 )

崇安四特…………… ( 29 )

腊烛会…………… ( 33 )

赤石茶市…………… ( 37 )

天心永乐禅寺…………… ( 38 )

---

人物志…………… ( 43 )

### 1. 赤石暴动烈士选志

沈 韬      周奎麟      汤定波      黄刚培      王铁夫

瞿祖辉      王之燕      叶逢樟      郭 声      朱 平

2. “三·一八”革命烈士 江禹烈

3. 历史人物

彭光普 谢 泗 卢 山 潘锦澜 郑熙文

---

“三一·陶淑”中学内迁崇安…………… ( 76 )

解放前的崇安小学教育状况…………… ( 78 )

武夷官训导所…………… ( 82 )

武夷道教随访录…………… ( 83 )

解放前崇安基督教沿革简介…………… ( 84 )

---

崇安名人楹联、文、词代表作选五则…………… ( 87 )

---

崇安县大事记…………… ( 90 )

一九一二年至一九四九年崇安县历任县长名志…………… ( 94 )

补白：四篇

插页 1：

崇安县城全景

崇安赞

插页 2：

汉城遗址出土文物

编者的话…………… ( 96 )

---

封面设计：邱允爱

摄 影：郑 云 陈子文 林忠干 徐炳章 刘辅庭

承印单位：江西上饶赣东北印刷厂

# 记战斗在武夷山区的

## 一支抗日游击队

徐建中整理

连接福建、江西两省的武夷山，是红旗永远飘扬的老革命根据地。中共福建省委和他领导下的闽北特委，还有我闽北游击队，在这里长期坚持革命斗争。1942年5月25日参加茅家岭暴动出狱中的七位同志和6月17日参加赤石暴动出狱中的三十六位同志，先后来到武夷山，寻找党和游击队，回到了革命大家庭。可是，这雄伟富饶的武夷山，在国民党反动军队不断地烧杀围剿下，时常演出悲壮的惨剧，活着下来散住着的老百姓，过的是野居的痛苦生活。1941年1月“皖南事变”后，国民党反动派在这里设立了闽赣边区“剿匪”总指挥部，不断派出整团整师的兵力，对武夷山区分头合剿，妄图消灭我福建省委和游击队。

在福建省委的指示下，建松政特委书记陈贵芳同志去邵武大坑完成了转移电台任务后，因找不到省委而转来崇安县，与中心县委会合。他病后，就由沈宗文同志等与崇安中心县委同志们组成一支武工队，人数不多，枪只有几条，在闽赣边境进行革命游击斗争活动。不久，武工队得到群众报告，知道关在上饶集中营的新四军同志，在崇安县赤石渡河时举行了集体暴动。于是，武工队在禹溪、焦岭关、大

王塙等七八个地方设了接应点，以接应暴动出来上山的同志。

当时赤石暴动出来与茅家岭暴动出来而到山上集合的共四十多人，分成四个组分头到预定地点找党组织，找闽北游击队。

“第六中队”秘密党支部支委、赤石暴动领导人之一阮世炯同志带领的一个组，在山上转了半个多月，始终没有找到当地党组织和游击队，后来下山往敌后行进，到达皖南、苏北和浙江，回到了新四军军部，找到了新四军四明山“三·五支队”。

暴动班负责人陈慰慈、谭雨文同志带领的一个组，后走散了。赤石暴动另一领导人赵天野同志带领的一个组，在6月17日暴动的当天晚上，从山上下来时，在黑暗中碰着押“东南分团”行李的宪兵八团二营四连宪兵秦贤宾，乘其不备将他俘虏，并把他手上的枪夺过来。后面一个宪兵和挑伏听到喊声就从黑暗中溜走了。缴下的这支枪和两枚手榴弹、一条子弹带，交由吴培德（已病故）配带着。看管集中营的宪兵八团四连连长温淞，因他们连的宪兵失踪，第二天一早就带了宪兵班长庞桐柱等十四个宪兵，到处寻找、搜索，枪杀了二男一女无辜老百姓。还是这个组，在岚谷镇口又捉到反动民团的一个团丁，叫他带路，沿河边走绕到岚谷桥头的碉堡前，这个组的同志又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动作，把碉堡里的一个民团抓了出来，缴下他的枪，一共抓到两个俘虏和缴下两支枪。同志们就迅速偷越过这座桥，插上山，奔向武夷山区的绵羊关。到达绵羊关时，可以放掉俘虏了，也不怕俘虏回去报告。这个组的同志想出一个很有趣的释放方法，把两个俘虏绑在树上，让过路人解救下来，这样，俘虏回去也好交代。在绵羊关，找到党的地下交通站，公开是一家小茶馆。通过交通站的关系，在青竹坑找到了武工队，胜利会合了。时间是1942年6月22日。

暴动班负责人李涤非同志带领的一个组，当晚由群众用木盆当船

将他们分批渡过崇溪，他们在山洞里搞到吃的东西，又弄到扁担、杠棒、绳索等，商定扮成国民党军的一个运输连。还商量好，如果途中碰上国民党正规军，就说是保安团的，由李涤非同志周旋应付；要是遇着反动民团，则说是三战区长官部的，由叶钦和同志去问对。路上他们见到一辆国民党军用卡车，把它拦截下来乘坐到了大安。因洪水冲断了木桥受阻，第三天洪水退了，从上游渡河，再走了一段路，又遇河水阻挡，只好三渡崇溪。这时是半夜辰光，泅渡不知水位的深浅，也不好马虎从事的。深谙水性的黄迪菲同志，自告奋勇下河探测深浅、流速以及河对岸地形。然后，由会游水的护着三三西西过了河。由于发觉到铅山车盘方向有国民党军队向这边走来，大家就火速通过分水关，然后拐过车盘，到岭源歇息。第二天上午七绕八拐的到了甘溪附近，翻越大山直奔船坑，在途中一小店中巧遇原是赵天野那个组的陈戈群等三人，就一起同走了。

李涤非同志带领的这个组，沿途还收留了陈慰慈、谭雨文同志带领走散了这个组的部分同志，一共有十九人，到了接头点，找到地方党组织和游击队。这已是1942年6月底了。

还有茅家岭暴动出来的陈子谷、李维贤、盛田、关键、吴越、祝增华、吴禧天等七位同志，在六月中旬就找到武工队，还带来了暴动时缴获的几枚手榴弹作为见面礼。陈平、秦烽，直到七月上旬才找到组织。此外，从集中营个别越狱出来的黄寅干、顾天才等好几位同志，也先后到达。为了革命事业，为了抗日救国，同志们又集合在福建省委的领导下，继续战斗了。

青竹坑的夏天，仍是寒气逼人，当地男女老少，在竹棚里架起一堆大火，嚷着、笑着来欢迎从集中营脱险出来的四十多位同志。他们有的拿出在这里算是珍贵的大米，有的棒出苞米，有的拿出仅有的一

点生粉，做成一桶稀饭给大家吃。妇女们拿出亲人的衣服给他们穿，换下的肮脏衣服拿出来洗晒干。还有的拿出被单给大家盖。这里的人，都异口同声的说：“同志哥，你们辛苦了，你们也终于来了，一同战斗吧！”而暴动出来的同志，却急切盼望找到省委。六月底在外茶园开了联欢会，七月初在青竹坑开了纪念“七一”党生日会。地方党的陈贵芳和组织委员老翁，宣传委员熊牯老以及沈宗文、邱金生、老高等同志都参加会。在晚会上，畅谈了暴动的胜利和找到党的喜悦，控诉了集中营特务们的残酷暴行和赤石大屠杀的罪行，大家十分悲愤，发誓要为牺牲的同志们报仇。另还商定，根据各人的健康情况，三方合并组成一支五十多人的抗日游击队，共同行动。地方党派沈宗文为游击队长，指定李涤非为付队长，于泳皋为党代表。身体虚弱和有病的同志八、九人隐蔽在深山坞里休养。另一方而派人向福建省委汇报请示。十天以后，根据领导的需要，又在范家场成立了临时党支部，选陈平担任书记。赵天野、谭雨文、于泳皋、李涤非担任支委。谁是党员是自己报名的，在集中营的表现由熟悉的同志互相证明。个别有问题的，也是自我作交代，但不参加支部生活，至于其他方面还是一样看待，都是自己的同志。

这一支五十多人的抗日游击队，活动范围主要在武夷山区的崇安、铅山、上饶边界。抗日游击队的营地不定，有时在竹林中，在山洞里，或在小村庄，山上独立的茅屋中。为了游击队不至遭到损失，所以经常在夜间转移，不管天黑路险，不论风急雨大，都是一样转移的。

抗日游击队组织起来后，为了打破敌人的封锁，解决给养问题，搞了几次行动，有组织的带领地方民兵去向地主恶霸要粮。但开展斗争的关键是要先搞枪。而搞枪较大的一次行动是在八月上旬，当时游

击队在船坑抓到国民党二十六军一个副官，从这个俘虏口供中得知江西铅山里洋关有一个他们军的修械库，派有一排兵守卫。于是游击队化装国民党军去取枪。沈宗文化装成带队副官，越过武夷山的高峰五府岗，到达这个修械库，对正与几个女人鬼混的守库伪军官打了一顿官腔，结果，不费一枪一弹，巧妙缴获了八挺轻机枪、五支冲锋枪、八十多支步枪。枪缴到后，途经上饶县上泸坂，见有个国民党陆军医院，游击队又扮成国民党军官和随员，到这个医院弄到一顿饭吃。又要当地乡保派了伕子挑枪。并打了一户汉奸地主，搞到一些给养。这次行动，缴获不小，游击队得到充实，可是也引起了对敌人的很大震动，国民党反动派派出更大的兵力疯狂围剿。第三战区长官部派了第十三师、第四十一师两个师的兵力，由崇安、上饶的西个保安团配合，分三路进兵逐山逐坞逐垅搜索，不仅胡乱放枪，山头路口还放了哨，见到独立的房子和棚子一把火烧掉，见到人就抓，妄想一举剿灭游击队。游击队的处境十分困难。

1942年9月上旬的一天，国民党反动军队的先头部队已经进入到了禹溪。游击队正住在禹溪山上的竹林里。在这危急关键时刻，闽北特委书记汪林兴特地来到游击队。大家都很高兴，等待他率领冲杀出去。但是，汪林兴却把原武工队的同志从游击队里抽走，将暴动上山的同志单独编成福建省委干部队，指定于泳皋、李涤非、赵天野、谭雨文、陈平等人组成工委，负责突围的领导工作。汪林兴这样做，其实是丢下新四军同志不管。当时他还交代西条突围路线：第一个方面到闽东的建、松、政地区去；第二个方面去江西广丰恢复老区工作。汪林兴指定沈宗文负责带路，但交代只送到半路。陈子谷、吴越、黄迪菲、蔡敏、祝增华、叶钦和、丁克七人由于有病不能行，留下由地方党组织负责安排掩护。当晚，干部队与留下的同志分手，翻

过武夷山脉，到了崇安县岚谷山区，当晚住在高山上一家独立的房屋里（是交通站）。由于敌军扩大搜索，“围剿”的风声紧，没有交通员出来接头，也就无法知道周围的确切情况。这时，沈宗文又说不熟悉去建松政的路，不能带大家东行。由于他不愿东去，劝说也没起作用，于是征求一下同志们行止的意见，除董青先、肖风自愿留下跟沈宗文回去打游击外，其他同志都愿意继续东行。没有带路的人，在地理位置完全生疏的地方单独行动，困难是很大的。但是，干部队的同志们都有一颗赤诚之心，坚决执行汪林兴的指示，迎着困难继续东行。天刚放亮，干部队到达崇安黎口与浦城交界的山上，还在一座孤独的庙里宿营，也按照沈宗文原来提供的线索找交通站，但一个交通站都没有联系上。经过研究，决定化装国民党第三战区特务团执行押解军事要犯的特殊任务，由不懂军事的吴达明、叶振华伪装成被捕的军事要犯，捆绑押送，对外宣称押去浦城陆军监狱。一切装扮停当，离开那座孤庙，向浦城方向东进。这样，白天行进便当，到了住下的地方就叫保长派吃住，第二天离开时给保长留下一张条子，要他到“军民联合办事处”去领（这是国民党派伙款的机构）。第三天到一个乡公所叫派饭，吃了还是写给一张便条，乡公所就打电话到浦城县。天黑时在建阳通浦城的公路上，了解到那一带驻扎了东北军。为了预防临时发生的意外情况，临时改换赵天野当副官带队。走到石陂街时，被东北军拦到查问，由赵天野同志与这个部队交涉，他是东北人，熟悉东北军情况。东北军的一个班长还硬要于部队同志留下住在镇上，待查明在乡公所吃饭不给钱是那个部队，再让走。这只好将计就计，随东北军那个班长进到石陂街，由班长叫开一家店把大家安排住进去。当晚，临时工委立即决定，乘敌人正在替他们出去买米之机，一个跟着一个悄悄地走出店门，穿过小巷，转上公路，向南急行。约莫走了四、五里

路，石陂街方向传来了枪声，估计敌人发觉他们溜了，打枪算是送行，也是好向上级交代的一种做法吧。但不论怎样，干部队的行动是有所暴露了。也就不能按原计划找渡口过河了。临时工委为了安全，决定往西撤，回到了岚谷地区。经过三、四天的夜行军，到达崇安白水西面山上笋干棚里，后又到岚谷山区的一个水工棚，遇到一个水工，他说：“三天以前国民党军和民团还在这一带搜山打枪。打死一个，抓到二个，逃掉一个”。后来知道，被敌军打死的是董青先同志。被抓走的是肖风，他后来被寄押在铅山县政府看守所，又被驻在崇安老鼠排的东南分团领了回去。逃走掉的是沈宗文。这个消息说明敌人还在这一带，此地不能停留，临时工委决定立即撤离。干部队沿着公路向南前进，想夺船强行过河，走到半路，听到前后方向都响起了枪声，估计敌人已经发现，夺船渡河的计划已不可能实现，因此，只好放弃去建松政的计划，执行汪林兴到广丰去的第二个行动方案。先去广丰，再设法回敌后，找新四军。行进到广丰浦城交界处二度关附近山上，打听到山下村庄都住满了国民党军队。有了石陂街的教训，他们不再冒险下山了，兜了一个圈子，又从原路退回到翁坑，在一栋无人的空房里休息了三天，在这里过中秋节，当然吃不上鱼肉，最好的食品是黄豆。工委还在此召开了全体队员会议，研究去向问题，大家都一致认为：汪林兴指定的西条路已难走通；与地方党失去了联系；没有带路人；周围情况又不熟悉；敌人还在包围搜索；三十几个人在一起行动目标大，很容易引起注意；加上已入秋，气候转寒，衣食也难解决；真是困难重重。临时工委建议：只有化整为零，分散面走，回到新四军。当时分为三路，一路经江西到皖江新四军地区，一路经浙江到苏北，一路去广东找东江纵队。此外，自己有办法的，也可以单独行动。经过讨论，大家都认为只有这样办，准备把小分队带到比较

安全的地方再分散。

干部队又伪装成抓到两名重要逃犯的小分队，大摇大摆离开翁坑，走没多远，在钓鱼台，又突然出现反动民团，在制高点摆好阵势等着。民团还在喊话，对这个没有挂符号臂章的“抓逃犯小分队”有怀疑。但是，这些久经革命锻炼的同志临危不乱，沉着镇定。李涤非同志领导有法，以敌“十三师直属特务连连长”的身份，上山从容不迫与民团交涉，和粗言壮语的责问下，民团最后只好准予通过。看到牵着两个被绑的“犯人”，还说：“真抓到了犯人”。就这样，李涤非应付裕如地把队伍带走，从而化险为夷。

中秋后的第四天，在金井坑附近的亭子里分手了。枪支无法再随身带着了，只有把枪埋藏起来。当时，由李涤非、干泳皋、谭雨文、陈戈群、秦烽、陈平、叶振华等负责埋枪，共十四支。另在大王山区，又把一支短枪也埋在地下。为了路上行动方便，他们伪装成浙赣铁路工人，由秦烽写仿宋体，陈平用芋头刻假图章，伪造了差假证，证明因是浙赣路战事停工回家。这一行人凭着假证明顺利地经过浦城，并要叶振华、陈戈群去到周楚钦（赤石大屠杀牺牲）宋，向他哥要了一些路费，但只得到很少一点钱。走到浙江境内，然后再分组，三三两两分别行动，到1942年底和1943年初，有些同志回到了新四军，重返抗日前线。

由王征野同志带领分散行动的同志，因为在铅山设法弄到了路条，吴培德、李维贤、周越、杨歧章、吴达明等同志，都装扮成造纸厂工人，较顺利地到达安徽，多数同志回到了新四军七师，重回党的怀抱。

可是陈慰慈带队分散行动的几个人，由于各种原因失散了，没有全部到达东江纵队。

当干部队开始突围后，正好陈贵芳同志带着电台找到福建省委，并向省委汇报暴动出来的新四军同志的情况。省委即派左丰美率领主力经崇安等地直至浙江边境寻找。当左丰美同志到达崇安，干部队的同志已经走了。于是，又分成左丰美一路、陈贵芳一路去找，结果都没找到。

当时由崇安县委邱金生带领转移到深山隐蔽的七位生病同志，在邱金生走后，生活十分困难。陈子谷、叶钦和、黄迪菲三人下了山，历尽艰辛，回到了新四军军部。余下四人、饿得浑身无力，直到9月间才由原武工队的同志找到。后再在王文波同志带领下，几经险苦，过了阳历年才找到福建省委机关。省委在建阳县太阳山召开了欢迎会，曾镜冰书记讲了话，吴越代表他们四人也讲了话。会后，进武夷干校学习。除吴越后来又回新四军外，留在福建的丁克同志在一次对敌战斗中壮烈牺牲了。蔡敏、祝增华同志坚持在福建战斗直至全国解放。

当年参加茅家岭暴动、赤石暴动和个别逃出集中营到武夷山区打过游击的老同志们，除牺牲和病故的以外，至今还有不少老同志继续为四化建设服务。“老骥伏枥，志在千里。烈士暮年，壮心不已”，他们仍在为党和国家的革命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。

## 闽北三年游击战的片断回忆

沈 宗 文

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，闽北红军游击队，坚持了三年极其艰苦的游击战争，付出了重大的牺牲，立下了不朽的功绩，在闽北革命史上，写下了光辉的一页。

1933年冬，蒋介石反动派对闽北苏区进行了反革命五次围剿，进攻闽北的敌四十五旅，旅长张奎基，攻占崇安之后，敌人到处抓民工做碉堡、筑城墙，敌人在城里休整，暂停进攻，这时敌我态势进入了相持阶段。敌人当时所以不敢进犯有三个原因：1.江西进攻闽北之敌，被红十军和游击队独立团消灭了三个团的兵力，一蹶不振。2.敌人没有能够摸清我军主力部队的去向和苏区各方面的情况。3.敌军溃败之后疲惫不堪，需要休整，所以不敢轻易出动。同时在崇安境内里洋祖师桥和下梅洋头又吃了败仗，不得不采取守势。

我军在局部虽然取得了胜利，但红十军回赣东北，崇安城内为敌人所占领，我们不得不转入农村、山头进行游击战争。用游击方式打击敌人，壮大自己。并趁此时机发动群众，制造土枪、土炮、土炸弹、梭标、大刀、老虎箭……进行了紧张的战备工作。我们把松树挖空，填入土硝、碎石，安装在墙头、路边，敌人挨上导火线，就会被炸得血肉横飞，呜呼哀哉！搞得敌人提心吊胆，寸步难移。

1934年1月，敌四十五旅发起对崇安四渡桥前哨碉堡进攻。这碉堡的四周，布满了竹钉和陷阱，又另设暗堡，暗堡外有条二米宽，四

米深的壕沟，敌人很难接近我们。就凭这样的原始武器和敌人拼搏、厮杀了十五天，最后敌人在我阵地前丢下了两个营的尸体。当我们胜利完成战斗任务之后，我军转移到五渡碉堡，敌人却不甘心自己的失败，又从东村迁回占领了五渡碉堡背后的高地，用小钢炮轰击，为了保存实力，我主动撤出阵地，来到大安岭最后的一个碉堡，准备固守。可恨内部出了叛徒，敌人占领了背后高山，踞高临下，形势险恶。虽经奋战。但大安岭终于失守了。

1935年1月上旬，闽北分区司令部退出大安街，迁往毛石坑，中旬又迁至红边村。二月上旬又从红边村转移到坑口。闽北分区司令员是李德胜。在坑口过了春节，闽北独立团在长涧源改为闽北独立师，师长黄立贵，师政委曾镜冰、王助。五十八团前后两次改编为闽北独立师；第一次在1931年江两黎川改编为闽北独立师七军团五十八团，团长黄立贵。五五团护送五八团到闽北苏区后就留在闽北苏区活动。第二次改编是在1935年2月，地点在长涧源，黄立贵第二次当师长，编制是五个团，邵光独立营改为第三团，司令部后勤人员和教导队改为第四团，原抗日先遣队留下的部份人员成立一个团。

独立师成立后，在闽北分区委黄道的领导下，在崇安北路黄村消灭了敌四十五旅一个连，打退了敌一个营的进攻，缴获各种枪六十余枝，马克辛重机枪一挺，粉碎了敌人向县苏区进攻的意图，首战告捷。

二月底我分区司令部从坑口迁到山区温林关住了半个月，敌人进攻长涧源和坑口，我军出温林关到达江西石垅、黄村。这时正值赣敌十一师攻打茶溪、威胁石垅、黄村，司令部又转移到崇安桐木三港。在极其艰苦斗争的关键时刻，司令员李德胜叛变了，他带领人，直扑桐木关、偷袭三港、我军伤亡很大，电台也丢失了，幸亏红五团赶来支援，才解除了司令部的危急。同年三月司令部进驻北坑茶厂，吴先